

27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冕宁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 委员会 编

冕宁文史

第三輯

冕宁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主 编 穆文彬

编 委 肖雅兰 袁道远 廖大寿 彭用忠
郑开明 王 勇

宣传发行 刘剑鸣 王 勇

冕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赠阅

冕宁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 任 穆文彬

副 主 任 肖雅兰 李时森

委 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37人

寸家义 马文中 马发文 毛幼熙
王 忠 王 勇 王道义 古荣华
卢福音 孙世煜 许正权 吉泽民
刘剑鸣 刘善兴 李心才 李时森
李阳民 何成礼 陈 一 余亚岚
肖雅兰 张元才 杨存礼 杨学涵
周 强 郑开明 徐炽才 袁道远
梁成忠 勒尔克的 彭用忠 谢云卿
谢成远 谢 治 廖大寿 穆文彬
魏志强

顾 问 曲木拉马 杜乐忠

EC6P/45

目 录

1. 大箐县考……………谢云卿(32)
2. 戒烟歌……………陆沧林 黄道全 陈一(6)
3. 中共冕宁地下党斗争鳞爪……………卢福音(9)
4. 我参加胡宗南部进攻延安的回忆……………李阳鸣(17)
5. 石达开经冕宁前后轶事点滴……………梁成忠(24)
6. 三分屯青苗会……………陈兆远(28)
7. 殷海廷贩烟被戕始末……………马文忠(1)
8. 解放前冕宁民间信仰风情片断实录……………古荣华(38)
9. 回忆冕宁县卫生事业的发展情况……………彭一乐(59)
10. 徐金山曾志伦合传……………杨学涵(62)
11. 冕宁县群众团体组织概况……………
……………郑开明 马文中 袁道远(65)
12. 保伍马麻其人……………
保伍拉冲 口述
余亚岚 整理(75)
13. 怀念罗超宇先生……………卢福音(80)
14. 一个革命者家庭的遭遇……………卢福音(84)
15. 安宁河雅砻江历史异名……………王忠(88)
16. 风情点滴……………陈一 古荣华(90)
17. 抚今追昔话冕宁……………郑开明(91)
18. 访冕宁寿者……………寸家义(96)
19. 三分屯民歌拾零……………卢锡和(98)

20. 凉山风采(一)·····郑开明(103)
21. 罗超宇任私立泸沽务本小学校长轶事··谢成远(119)
22. 冕宁廖氏梗概·····廖大福 廖大寿(121)
23. 民族爱国人士的历史贡献与现实作用··穆文彬(125)
24. 附:《冕宁文史》第二辑勘误表·····(128)

殷海廷武装贩鸦片被戕始末

马文中

抗日战争时期，宁属禁烟机构林立，缉私队繁多，可越禁贩烟越猖獗——当权者中不少人寓禁于贩，中饱私囊。有时也真的禁起来，二十四军副官殷海廷武装贩烟在冕宁被戕就曾轰动宁属。

1941年末秋，二十四军副官、舵把子大爷殷海廷，带一行运鸦片烟的人渡过二道金河后，找到拉萨姑的唐永久（藏族）和胡明先（彝族）为向导，在拉姑萨住一宿，过金河从三垭翻越牦牛山到樟木沟，某日行至寨子堡（今惠安乡沙坝村属），天色已不早，秋风萧瑟，见村内有座四合院可栖身，便找主人求宿。

房主赵开维，开有小酒铺，发现这伙人是运鸦片烟的（但不知是一伙大烟贩），便索取好处。他们吃饭、吃菜、烤火都叫用鸦片换。樟木沟罗洪家的人到赵家买酒，发现情况，即派人到泸沽向邓家（靖边部）报告，并于次日晨将赵家团团围住。

殷海廷，身材魁伟，人称“殷大爷”，另一头目贾存之，人称“贾大爷”。二人头顶博士帽，身着便衣，腰间佩藏短枪。背脚共十四人，每人约背五十斤鸦片，扁竹背篋盛装，面上饰以口粮、衣物。这伙人见被围困，惶恐非常，象热锅上的蚂蚁。殷海廷毕竟是久闯江湖的“好汉”，静思

脱险之策，当得知大桥场有个土豪赵万先在这一带彝、汉、番人中吃得开，有威信，是冕宁北路霸主地头蛇时，便找人去请来调解。

惠安乡乡长赵某，得知辖地内来了一伙运烟贩，正是天赐缉私良机，捷足先登，首先赶到寨子堡，当得知这伙烟贩主是袍哥组织“大同社”头子殷海廷时，遂以调解人的身份调解。殷此时“虎落平阳”，只得委身。罗洪家则是赵氏招来樟木沟的租佃，羽毛尚未十分丰满，愿听调解。最后达成殷以一百四十五斤烟“谢”地方，由罗洪家和乡长支配。

鸦片包装精制，方砖型，色如鸡油而发亮，大别于本地所产的黑花烟土。正在称烟过秤之际，赵万先坐轿到，先是赞：“好烟，好烟！”继而脸色沉下——恨他人夺己生意，据说种下日后乡长畏惧自缢身死的种子。

殷海廷见赵到，转忧为喜，急上前答礼，用浓厚的川西坝子口音说：“我早先不晓得冕宁有你这样一个能人，不然早拿名片来了！”殷一伙将煮起未蒸的饭到进烟背里，象囚笼放出的困兽，即刻动身。逾北山关到苏州坝后，赵将殷一伙安置住宿在大桥街西南约三里路，仅有数户汉族的糯北瓦山脚下的小村。赵的意思是人少地僻不易走漏风声。

殷一伙住吴姓人家，多日的翻山越岭劳累和近日的困扰已精疲力尽，得赵这样的大保头，又住在地僻人贤的地方，便高枕无忧的酣睡。夜半时分，突然周围枪声大作喊声四起，他们在梦中惊起，不辨东西南北，鼠窜逃命。罗洪家的人蜂涌而入，将鸦片一扫而光。据说此举是罗洪家

奉靖边部的旨意而为，赵随之作祟。

次日，殷、贾二人到大桥街赵家，见没有追回鸦片的希望，隔日离大桥场。到晃宁县城，贾与殷分手从阁里小路去越西方向，殷遇泸沽袍哥头目曾华轩派来“接应”的两个“兄弟”。晚上行至白土堡与高山堡之间的荒野处，三人行，殷在中，随后者从其背心连发数枪，当即倒地毙命。向导后果也不佳，二人均被罗洪威姑家扣押，胡先明系其娃子释放，唐永久被勒索去一千多两银子，家中牛羊都卖光。更可怜的是十四个背脚，大多身无分文，靠乞讨回家。

殷死的次日拂晓，曾华轩和泸沽另一袍哥头目卢耀先带数十人将詹家冲围住，到陈耀身（宏模的袍哥头目）家去搜查，声言捉拿殷，以掩人耳目，推卸杀殷的责任，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事后即被殷的“兄弟”知晓。

据说殷之死是国民党中央与地方争夺鸦片的幕后之战及靖边部邓秀廷与宁属屯垦委员会代主任委员杜履谦之间的矛盾所致。靖边部利用袍哥内部矛盾，假手于曾行动。不久，曾华轩被殷的“兄弟”刺杀于靖边部总部驻地附近的泸沽西街头，行刺者昂然而归，并留下给镇长的信。信全文如下：

镇长拜兄大鉴：

曾华轩所做的事，各路诸公都知道，我们亦不必谈，因为时间忙迫，不得不赶快下手，以至（致）使杨营长、李参谋、罗大爷、陈大爷都大大地受惊了，请转各长官大爷原谅，以后兄弟们再来请罪。我们的兄弟死一个在罗姓坟边山沟内，请镇长拜兄派人帮埋了

以后再来酬报，在贵镇把事情与镇长摆起，请原谅，得罪，袍哥人转好不转歹，请了！我们去了！

太安

兄弟泸（芦）山宝兴人

（州档案馆存冕宁县民国档案，泸沽镇卷《留给镇长谢文丹的信》）。

殷海廷烟案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中央军七十一军三十六师驻泸沽的一〇六团奉令，派两个连到大桥场缉私办案。雪亮的刺刀，崭新的机枪，整齐的装束，严明的号令，民众尚初见，大为惊骇。

三十六师，原师长为国民党名将宋希濂，曾参加松沪、武汉外围抗日作战，战功卓著，装备精良，1941年驻西昌一带（师长李志鹏），1942年离开昆明，随之击顽敌于宝山南之惠通桥畔，尽歼渡怒江之日军。

大桥街被围得水泄不通。赵万先得信，急忙穿彝装出走。时大桥街东头桥上的守兵，按官长吩咐，凡兔唇者拿下。赵名为“哄嘴”，实而上唇仅有不太明显的一线疤痕，加上化了装，被放过。官兵搜抄了赵的家，各类物资摆满街道，官长见两筐子弹，言：“这家人难道在造子弹？”但殷之烟土斤两未获。人烟两不缉，怒而带走其妻及两个十余岁的男孩，关押数月后，据说经靖边部说情才获释，但放后不久赵之二子均死去。为此，果基家一些头人打酒看赵家，时值栽秧季节，果基烟加和果基约达在峨瓦喝酒后同往，到额基堡，烟加用新购得的汉阳枪向大桥碾房栽秧的罗洪家的人放一枪。二人到赵家后不久被罗洪家围住，约达从西场口北出走，遭伏击中弹身亡。

靖边部对“缉私”也不甘落后，派邓宇宽带一连人开

赴寨子堡。赵开维被打得死去活来，但其身上油水毕竟甚微，只好自认晦气，悻悻而归。

（本文得目睹殷一伙在寨子堡被困情况的笔者叔父及大桥一带的知情耄耋长者、唐家冲原袍哥头目之裔、拉姑萨个别老人提供情况拟就，谨致谢意）。

戒烟歌

陆论林 黄道全 陈一回忆整理。

鸦片烟，鸦片烟，我与你前世无仇，今生何冤！为什么死死不丢，苦苦来缠。恰好似杀父之仇冤魂不散，寸步不离时刻叮在我身边，害得我神不守舍，成了这般。我并非痴愚蠢汉，下贱儿男。我也曾读书万卷，作文千篇；我也曾入学游泮，身着兰衫。街头巷尾一露面，谁不称我老爷后，老爷前，何等荣耀，何等尊严！家中有田产，房屋好多间，更有那贤妻良母人称赞，儿女成群绕膝前，生活多美满，日子比蜜甜。自以为聪明又能干，比人高一般。少年得志阅历浅，头脑发昏飘飘然。闲无事，钻烟馆，三朋四友去把洋烟贪。只说烧烟是消遣，无非把它当戏玩。群友兴头把咀辩，高谈阔论我当先。我说是，鸦片烟，要烧得奸，烧两天，歇一肩，就像赶场有闲天。拿得起，放得下，我说不干就不干，肯信你把我颠一颠。朋友夸我有创见，正确论点谁也推不翻。又谁知事不从人愿，烟的魔力大无边，越钻越往深处陷，天长日久，难舍难分，和它结成了不解之缘。钻烟馆，不方便，跑来跑去多麻烦，干脆就在家里面，自己摆烟盘。银制烟盘多么好，四方捶成翘边边；铜打烟灯玻璃罩，灯芯用的棉线穿，上好清油把灯点，放在盘子正中间，亮小上不到火口线，亮大又怕冒黑烟。起灯花，莫迟慢，不用剪刀剪，要用镊子拈。牛角盒

子装鸦片，侧边放根烟钎钎，烟拌刀，两头扁，拌起烟来真方便。手拿平枪看一眼，喜在心头笑眉间，两头包的龙和凤，眼睛还是红珠嵌，思茅烟斗玉石咀，长有一尺三。烧一口，真舒展，伸个懒腰，精神百般。第二口，接着干，吞云吐雾好比是神仙。第三口，刚下咽，力气增长万万千，上山能缚狮虎豹，下海能把蛟龙拴。日复日，年复年，越烧瘾越烂，好比破船下陡滩。

你莫看，烟斗小得象鸡蛋，厉害却无边。房屋装进不上算，田地也往里边钻。慈母训，贤妻劝，全然不管，忠言丢在耳后边。吃馋又要懒，衣裳披起，手杆懒把袖子钻。皮包骨，肉垮完，毛长咀又尖。身上虱子成串串，衣裳两层连脱肩。裤儿乱成刷把头，长一边来短一边，就象济公手中的扇，又像庙会悬的幡。我拿啥子换，四季不下班。腰间拴根草辫辫，衣肉颜色都一般。汗气薰人，臭气冲天，雨点打来全不粘。蓬头垢面，只见两个眼圈圈。鱼尾鞋，踩地面，有板又有眼，当年翩翩男儿汉，到而今不伦不类像灯杆。夏季炎热还好办，寒冬腊月难过关，周身冻得打寒颤，爬进被窝使劲钻，天井多得无法算，大圈套小圈，好比陆逊困了阵，要想脱险难上难，眼前缺少黄成彦，以泄为滥睡到日落山。白天卧床不露面，晚上出来梭边边，遇见亲人忙掉脸，自己面愧不敢攀；与妻言，妻瞪眼，同儿吃饭，儿就把碗掀。背转身，装没见，但只是恶言入耳刺心肝。话到此，脸丢完，枉披人皮在人间。痛下决心发誓愿，永远不吃死洋烟，砸烂烟杆杆，打乱烟盘盘，看烟要瞎眼，摸烟双手断，吃烟乱牙关。拔出污泥，回头是岸，脱胎把骨换，旧貌换新颜。又谁知，隔两日，瘾发

现，汗出成雨点，泪流揩不干。骨又痛，筋又酸，呵欠不歇气，接二又连三。口中无津液，吃饭把背蹇。吃凉药，肚成水泻，吃热药，心似火燃，头昏眼花筋骨软，行动都在打偏偏。眼看要把阎王见，马上就进鬼门关。咬紧牙关等气断，早离红尘去西天，谁知判官在捣蛋，偏偏不把名来删。头未悬棵心自叹，世人莫学我一般，木匠做枷自受用，马能尤人又怨天。劝君早醒早悟早收敛，便宜洋烟切莫贪，荣华富贵人皆恋，拒毒恨毒不要把身粘，自由自在人间乐，自食苦果成笑谈。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日

《戒烟歌》出自清末落魄文人手笔，有人说是沙坝贡生温志鹄所作，是否之当，尚待考证。民国以来，这首歌曾在民间广泛流传，解放前一些学校还用它充当《选文》教材，为当年在年青一代中宣传禁毒戒毒的必读文章。陆昌林、黄道全、陈一就是学生时代学习过的见证人，时隔四五十年尚能记忆，所以把他抄录下来，以饕读者。

——编者

中共冕宁地下党斗争鳞爪

卢福音

1935年红军长征过后，中共冕宁地下组织仅留下邓明鸿、李祥云、陈言纶、向德纶、严伯通几位同志在敌人屠刀下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结合我县实际情况，联络县内进步人士龙睛初、李楚材、李权宜等，与党、政、军、财各个方面进行斗争，使敌人丢盔弃甲，迎得冕宁的和平解放。现根据一些老同志平日口述和我知道的情况，按事物分类叙述如下：

1947年春，王月生同志到成都向川康特委汇报后，特委指示：

1、成立西昌工作委员会，由黄觉庵同志任书记、王月生和一位西昌的同志任委员。工作地区划分为西昌、会理、冕宁三大块，冕宁范围由王月生同志负责。

2、在农民和少数民族中发展党的组织。

3、加强和扩大两面政权工作。

4、开展武装斗争、搞部队建设，并在西昌地区成立川康民主联军第二纵队。

当时冕宁地下组织只有一个特支，书记是邓明鸿，委员有严伯通、王仕汉。王月生同志将特委指示向特支传达后，研究了具体办法，并立即分别向吴志刚、陈言纶、金发弟、李祥云等同志传达了上级指示及进行办法，共同进

行。

1948年马识途同志来冕宁检查工作后，作如下指示（包括会理）：

1、党组织的发展还要进一步深入农村，深入民族地区。

2、进一步搞武装斗争，迅速成立川康民主联军第二纵队。

3、建立西、会、冕、越交通线、便于互通情报。

4、要和云南的永昆支队联系。

1949年春，冕宁地下县委正式成立，王月生担任书记，李祥云、吴志刚、金发弟、刘若愚四人为委员。总的工作方向是如何准备迎接解放。县委根据十大军事原则做出如下决定：

1、敌人逃到那里一定要把它消灭在那里。

2、控制粮食把田赋粮想办法收起来，千方百计控制在党的手中，留待解放初期供给解放军和党、政、公教人员以及游击武装食用。

3、不管本地和外来的特务以及反党反人民的坏人，要严加监视防止作乱。

4、制做国旗、根据赵俊民所订《云南正义报》上公布的样式制做（复兴、沙坝、石龙都制做）迎接解放。

地下县委成立后总的工作由县委直接抓，特支工作的重点是抓军事斗争和统战工作。

一、政权工作

（一）改变国民党对我党严加监视的局面：原国民党冕宁县党部历任书记长代治安、罗臻等、一贯对我党严加

监视，捕风捉影多次上报“某某是地下党员”，“某某是共党份子”，“苍溪实验保和复兴镇是共产党的大本营”。连民主人士龙晴初都被他们诬为“共产党份子”。后来龙被选为西康省参议员，在省里得知改选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消息，立即和邓明鸿、李楚材等联系，策划把罗臻挤下台，选举拥护我党的李楚材为书记长，并议定由李楚材、陈达生等分别带上事先准备好的各区分部成员的委令，到各乡去做工作。那时国民党的区分部还不多，并且都在城区附近。李等分别到石龙、宏摸、河边、泸沽一带活动。到正式选举期间省里派人来监选，来的人都是依靠过去的那些所谓士绅，他们串通一气想仍然把罗臻选出来，所以原通知是下午三点正式开会选举，他们头晚临时决定改为次日上午十时。我地下组织知道后立即电话通知代表们第二早上十点以前一定赶到。幸好代表们头晚都在复兴赵俊民家，第二早上按时到达。结果正式把李楚材选为国民党冕宁县党部书记长。省里来监选的人气得无聊，只好训斥罗臻一顿了事。李上台后凡是有关我党的问题他知道后就立即通消息，要上报的有关问题他采取拖延时间，或以其他事掩饰混过去等办法。这样就大大地改变了我党的被动局面。

(二)转移县参议会实权：冕宁县临时参议会掌握在一些地主恶霸手中，他们伙同当时的县政府中一些人员欺压人民，摧残进步人士。龙晴初在省参议会得知要成立正式县参议会后，告知县内有关人士，我党就积极进行活动，在各乡乡民代表会选举县参议员时把那些不能代表人民的人选下去、选出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如复兴选出李

权宜，石龙选出王仕汉，宏模选出谢和生，教育工会选出严戴衡，回龙选出李英材。议长选为李权宜（上述几人选为驻会委员）。这些人进入县参议会以后，首先对田粮处、税捐处处长肖少怀、杨绍先、李模等进行清算，在事实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分别按手续上报。弄得他们赔款的赔款，坐牢的坐牢。后来清算县长叶大廉，由县参议会主持，在群众会上把叶弄得痛哭流涕，赔出钢洋六千元余。他下台后上面又派金国材来继任，金刚到泸沽闻风而退，后由屯委会和西昌行辕派员到泸沽邀请县参议会协商，限定他任期三个月自动辞职才准许他上任。以及陈蕴山当县长都弄得他们一筹莫展政不出门，甚至连保安队的灯油都要通过县参议会审批。

（三）掌握基层政权：全县十三个乡镇的主要负责人，通过各种办法逐渐掌握在我地下党员手中。如城关镇长周兴容，苍溪乡长许维纲、瓦渣木基，宏模乡长严伯通，泸沽王永贤，石龙廖志达、卢佐伦、邓明纪，河边邓天月、单祥凤，沙坝范湘元、陈宋三，晃山傅胆山，松林余世泽，等十个乡镇的政权都掌握在我地下党员手中。下属的保长也有不少党员和进步青年。与此同时在民族地区发展了一些少数民族党员，有瓦渣木基、王正才、伍文才、伍精华、杨文邦、罗志清等。在左右国民党政权上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并且瓦渣木基、伍文才等都掌握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控制了晃宁西路到泸宁里庄一带，保证晃宁和平解放，防止国民党乘隙作乱、清剿匪特、瓦解反动武装等方西起到很好的作用。如陈蕴山逃跑，岳兴奎窜境都是他们抓回来的；又如罗大英的起义也是在罗志清的策动下面